遺愁集

遣愁集卷十四

成都余　　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高　僧濟游　　朱振棠嘉芑
　蔣　洸聖來　　吳應辰友江
友人沈　雄偶僧　　顧非琨廸公　　訂正
　顧　丕爾咸　　龐　慧友蘭

一集見透

心無障礙事無疑畏照以情理窮以勢態海底為穿石罅可

碎目光所至直透夾背集見透

秦檜當國有一士假其書謁揚州守覺其僞繳還原帖管押回籍檜見之非惟不罪反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敢假吾書定有膽氣此必非常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吳董尙書潯陽公份家富而勤於交接凡衣冠過客無不延禮厚贈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工於詩字常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尙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帛爲歡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彼我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尙書已老禮部以文弱不能支董氏果爲破產

一等人家要自有一等局面結交接待縉紳富室勢不能薄非好奢費不得已也若一例裁省必致招怨取禍倘書所見者大眞可喚醒一切

魏太祖較獵西河詔古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以瘦弱上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我還臺當斬之弼為官屬曰吾事君畋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敵國方強宜選肥騎以佐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實自我卿等無咎上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因頭銳當呼之為筆公

孫覺知福州民有久而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公給示覺徐曰汝輩施錢其肯何欲答曰但願得

福耳覺曰殿未甚壞佛不露坐何用修葺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着令即日輸官閭閻爲之一笑

我佛慈悲欲捨身喂虎豈忍此數百人陷於縲絏乎孫公勸富翁佈施乃現在功德是眞佈施獲福報自必無量佛若有靈定生歡喜偏怪近日宰官不思清刑減訟薄賦輕徭一味造殿塑像以爲積福靈山會上人果享之否

王陽明旣擒逆濠江彬等遂流言誣公公絕不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正坐公佯爲不知竟坐上席而轉聽衆席於下彬等怒遂出惡語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諭之乃止武

問之公曰非爭此一坐也恐受其節制則事機將聽彼而不可爲矣故借此以折其氣

潁陳仲舉寔名德爲世所宗桓帝時黨禍事起逮捕者衆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竟赴獄請囚會赦得釋靈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內外而人心鄙之父死歸葬頴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及後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活

明宦官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多虧三楊先生然公等年邁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與衆在旁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

第擢用士奇答榮嘗曰何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等故出此語縱欲自立彼豈得已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公猶是吾輩中人自能一心協力也士奇深服其言

宋楊王沂中閑居偶郊行遇一相者押字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即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對曰土上加一乃王字也王喜而笑批賞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爲記命明日詣帑司支取及往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僞押來賺物當執詣有司問罪相士具言本末至大聲叫屈與動王聽王之所司與之打合乃以五

十緡與之相者大慟捐馬而去秉問白楊楊問何故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何增添則王之誇厚矣且王已開王祉何何所欲而復用相王乎起撫其背云說得是即以予相者之錢數倍之

宋時交趾貢異獸謂之麒麟司馬溫公上言真偽不可辨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適足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遣之

宸濠甚愛唐六如寅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極厚住半年見其所爲不法知其必反遂佯狂以處遣使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陽道譏訶使者使反命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士耳何足大用遂放歸不久果叛

明洪武初嘉定安亭鎮有沈萬二萬三者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在京有何見聞其人曰皇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濛被二嘆曰兆已萌矣郎以家貲付託諸幹僕分掌之乃買巨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萬三亦徙於雲南而二獨獲免

霍光與張安世廢立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不知所出汗流浹背驚懼不能發一言起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曰此國家大事今議已定勢難復更使九卿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恐先事被誅矣及更衣出夫人急隨後

與敝察語許諾

漢李夫人病篤帝臨幸欲前候之夫人蒙被而謝以所生子及巳兄弟爲托上曰夫人殆將不起第一見我當加賜千金并如所囑夫人曰事在陛下妾復何言再强之遂欷歔轉向內牀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何難一見奚爲恨上至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情替情替則恩絕上之所以戀戀於我者祇以平生容貌故今已衰見必委棄何復肯追思憫念哉我所以不輕見之者正所以動其憐惜乃深於相托也及卒上果憐之不置

明嘉靖中分宜嚴相國用事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亳州劉巨塘

會宜春人覲隨衆往觀觀後嚴相倦而晝寢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閉扉劉不得出飢甚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導劉往間道過其私居盛款具飯飯已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當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嘗午頭毋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嵩敗劉適守袁州辛以豪奴坐贓二萬滯獄論死劉憶昔語爲開豁其贓減去若干乃得從輕發戍

人生何處不相逢辛能於冷處留情便得他年相報保全性命可見肯放些空的妙予謂不第此辛於極熱鬧時御能退算一步想其爲人必是達時務傍好住的作事諒不至十分儘法所以天使劉公任袁以周旋他否則何能如此湊巧只

看日不常午四字便知是見道人了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數起火居民驚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人競禱之元懿曰火如巫言是巫爲火也殺之火當滅遂捽斬於市自此火果不發

蘇東坡守揚州時一夕夢遊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方驚怖隨有一道士黄冠紫袍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夜來不驚畏否公遽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昨夜術耶道士惶懼踉蹌而去

巫媼能致火道士能驅虎若見不透方將信爲神異敬禮之不暇矣不知巫乃偶然道着乘機惑衆道乃故弄幻術借景

邀功不急勸遜便為所賣焉公議見過人所以一遇即能燭破

何無忌夜於屏後草檄文其母劉氏牢之之姊也登橙密覘嘆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因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益喜因為言桓玄必敗爾事必成以曉示之

魏許允明為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或言其私明帝怒遣虎賁收之妻阮氏跣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殿問允明曰聖人云舉爾所知鄉人臣所知也陛下宜檢其稱職與否若不稱職方可云私臣甘受罪既檢果皆得人乃赦之

范文正公子純仁嘗病目伯家人惶遽請禱公曰是我兒不死

何禱爲未幾果愈

程顥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嘗爲公言張懷素神通道術雖飛禽走獸咸得驅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蚤漢高祖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幾何殆非人世間人也公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斯近怪矣州牧既信士大夫又將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眞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弗識之亦未爲不可也後二十年懷素以妖術敗多牽引名流冀以自脫或欲因是染公乃以尋求無跡而止

公孫儀相魯而性嗜魚一國之人爭以魚獻輒不受其弟諫曰

夫子嗜魚而不受魚何也儀曰夫唯嗜之故不受也且既受之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法必致免相相免雖嗜魚其誰再給之不受魚則不免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所謂恃人之不若自恃也

陶朱公之次子得罪於楚將死公欲以千金謀出之乃令其少子往其長子請行不許長子謂其母曰父有大事使弟而不使我是以我為不肖也安用生為欲自殺母因為之請公曰我非不欲使之也第恐其敗乃事耳母不信請益堅公不得已遂令行長子持千金至楚楚有莊公者國之賢士也凡有所建言王輒敬信之因詣其家以千金獻求為之謀莊公曰諾子宜亟返

當乘閒圖之長子佯應乃私留覘之明日莊公見王曰客星在楚殊爲不利皆以刑濫故也曷赦罪以遺之王以爲然隨下令赦死囚三百人而陶朱之子與焉或告長子曰王下赦令公子在內安用置此千金耶長子首肯因往見莊公公驚曰汝固在耶長子曰聞王已下赦令吾弟生矣將從以偕行敬來相別耳莊公已知其意在千金也初意原欲候王赦後仍以千金付其次子持還今聞爲孺子所賣復見王曰王下赦令誠善但國之人皆以爲陶朱富人之子在囚令其長子揮千金賂王之左右乃得赦也王大怒命立殺陶朱之子而後赦三百人由是公呼長子至還其金長子莫知所以乃携弟屍以歸家人咸哭陶朱

獨笑曰我固知其必載棺而歸也為用哭為或問其故公曰㓜子生也晚習見我富其視千金特易必不介懷長子與我共起家深知其來之難其視千金至重意不能捨捨千金則子生不捨則子死理固然也此我之所以使幼而不使長也聞者歎服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今人往往不捨慳囊常至為小失大敗乃公事請看陶朱長子樣子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心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蒙昧而不自知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與閹官皆無後者而較之常人

反貪也可知貪乃無役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幾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巳鄉村推舉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詐巳家勢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巳

凡人下第時只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樂者對之猶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與妻子奴婢何也以其腹誹故也縱彼愈相憐藉則我愈覺無顏矣

鍾伯敬云項籍妾與馬尚捨不得只此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予謂殺漢王何用殺漢王不如殺妾與馬天下可捨妾與馬必不可捨這纔是英雄這纔是有情這纔是不負心項王不負妾

與馬妾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快事也故曰項籍不捨虞美人而沛公捨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項王不捨虞美人虞美人亦不捨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處

項王馬與騅尚不忍捨況於彼蒼寧忍捨之乎予故曰項王雖不得天下畢竟是眞英傑眞多情眞不負心人也

虬髯妙在無貫外氣楊越公妙任無妙謀氣作樂師妙任無秀才氣張一妹妙任無娘子氣虬髯夫人妙在無老姬氣妙在着着思進步卻是着着走退步故曰烏江一刎非僅霸王之退步亦虞姬之退步也

千古名言問之起蘇子謂項王一刎不特虞姬之退步亦以

教天下萬世之人之一退步也

始皇焚書焚其不足爲書者也始皇坑儒坑其不足爲儒者也

若五經圖籍秦固未嘗焚也不然天下禁之庶民又安得藏之

且秦之禁不曰非聖者無法乎是尊聖者固無如秦若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郭靖公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

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

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天猶

何足恃乎嬰悟乃不果城昔董卓積粟於郿塢曰事成雄視天

下不成退守此塢豈不大謬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逾四十止有一子喪而不憂其相議曰公

之愛子天下罕有死而不憂何也答曰吾於無子之時未嘗爲無益之憂今得子而失乃與向日同夫何憂焉聞者敬服

漢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默理於帝如其不然祭亦何用、

昔一妓被逼若吟曰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

昔大有云做人難做人難寫得紙蘸筆頭乾再寫幾個做人難良解此意

明高季廸咏范少伯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又咏白鸚詩云雖失房中嬌伴喜還增座上老朋欽皆是絶有

見解極有理會語足爲傳世名言

予嘗讀古詩而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詩是最入情語一將功成萬骨枯謂是最切確語觀此可爲參看

呂洞賓岩經邯鄲邸中遇一少年號盧生自述一生貧困言未竟忽倦欲思睡主人方爲治飯呂翁探囊中枕授之云枕此即得榮遇如意生接枕就夢自枕竅至家身歷富貴極盡豪華經五十年老病且死欠伸而醒主人炊黃粱猶未熟翁曰頗得意乎生曰此先生窒吾慾也今已悟矣遂棄家不返從遊學道後亦仙去

人生富貴轉眼浮雲乃必至之理亦何用呂翁枕耶明明一

條路人自見不透耳即使見透卻那裏撤得下做得來（所以人人都差作八下裡做）

宋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賜宥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人高聲叫喚情願乞斬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定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過別候古處斬尋決訖取發落上云此只是怕吃杖耳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

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竟去不顧適遇郭林宗泰見而異之問曰壞甑可惜君何不顧敏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明了透徹）林宗賞其介決知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爲東夏名賢

明湛武初陝西進講答有一輩三四五聽者兩聽者甚眾何答

縣獻嘉瓜並蔕者上曰時和歲豐乃爲王國之禎不在物也勅勿賀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笑隱止之曰上菴亦無藝業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坐法論死始悔不用師言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

溫太雅將卜葬地師曰此地若葬當害兒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

漢張釋之爲廷尉刑尚平馬治濃命高大其門曰後世子孫必有昌者果然

楊震性廉介或餽以金却之其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卒不受後有大鳥飛集屋瑜曰我君將死矣遂卒

一集遺抑

人孝寃骨土死窮途志不得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逢遇者莫顧呼天弗靈顲地無路集遺抑

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並進宋兵大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太后亦赴海死張世傑走至平章山下遇大風作仰天𥎊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若天欲絶宋則風覆我舟須臾之果覆世傑溺死

秦檜使張俊掠治張憲不伏檜矯詔召飛以証其事飛仰天歎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雲詣大理寺獄又命中丞何鑄復詰之俱無驗白檜以明其寃檜曰此上意也鑄乃拂冤去改

小人之令推要而無怨亦少矣

命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致書張憲指證還軍將謀爲變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極言飛無辜判宗正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皆不聽竟殺之於獄岳雲張憲皆棄市韓蘄王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怒大笑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元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孛羅謂之曰德祐幼君非爾主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對曰德祐失國是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計也孛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答曰國家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至不可爲安有不下藥之理哉今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李維怒囚之獄
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末云大抵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
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不知退避之策可一不可再退一步則
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則將士
用命強敵不足畏矣上疑論之而不能用
謝枋得信州戰敗棄家變姓名而逃宋亾乃寓茶版賣卜元魏
天祐執之北夫枋得將行士友餞詩盈几乃云此夫好憑三寸
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及至燕天祐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
安仁之敗云何不死對曰程嬰公孫杵臼存孤盡節一死於前
一死於後皆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論始定天祐曰強詞

枋得曰昔張儀與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遂不食死

元脫脫征高郵連戰克捷左丞哈麻素與有隙乃諷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詔削奪其職淮安安置尋復殺之

鄧伯道遇亂携子姪而逃値事急不能兼顧乃棄其子携姪渡江得免於難人問何忍棄子而留姪答曰吾兄已死勢更無望若棄姪則絕兄嗣故不忍也雖棄其子我身尙在猶可冀其再得耳人咸謂天必有以報之不意終身竟無子後世寃之

金以拐子馬萬五千來所向無敵飛令步卒以麻紮刀入陣戕

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縱兵擊
破之因欲棄汴北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去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後果以金牌十
二召飛還河南新得府州復爲金所有

宋神宗從王安石之議力行新法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方
流民身無完衣至茹木實草根身披械鎖而負石揭木以償官
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流民圖發馬遞上之言
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
帝反覆觀看長吁數四卽罷新法一十八事是日果大雨廷臣
入賀帝以所進圖狀及疏示之中外始知所行之故於是群姦

切齒遂以俠付廷尉使治其擅發馬遞之罪呂惠卿等復相與環泣帝前勸復新法由是一切如故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勸殺之因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沛公會意疾還留張良申敘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枚送增羽受璧增怒乃撞碎玉斗嘆曰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遂辭歸未至彭城疽發於背而死

明沈承字君烈有文名以瘵疾卒妻薄少君作輓詩云從來場屋本無憑有鬼能遮衆鑑人偏怪君文遮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

天啟中蘇人吏部周順昌以忤魏忠賢被逮官旂甫至長洲知縣陳文瑞係公門下士夜半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泣妻子繞哭公神色自若怡然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竟出就執及民變武勦之日公不幸遭禍忠良無得全矧今亂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何不蚤為計公嘆曰以我一人遺禍於桑梓死且不瞑目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敢效高公不辱之義今赴都必死死則逆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他日為我作忠臣傳可耳聞者扼腕

公乃間道赴都下鎮撫司獄卒致之死

崇禎甲申四月李賊將抵京上以兵費告匱按籍令勛戚大璫

助餉遣太監徐高傳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
三奎漫詞以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
不得已承捐萬金上少之勸其二萬奎又密書皇后求助后勉
應五千金奎復匿起二千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輩助
至三萬五萬細民亦有痛哭捐輸者或至四百六百司禮監王
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皆大書於門曰此房急
賣及李賊擒拷王之心追出十五萬周奎抄得現銀五十二萬
李自成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齎金錢覘闕僞爲大賈列肆
於都門更遣姦羽挾貲充衙門椽吏希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
日遣撥馬探諜其黨即以告探之人營厚賂結之盡皆降賊無

一選者

流賊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十有奇時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食餉匱久缺人僅給百錢買青用命難一人赴一人復臥及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守者懼惟以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發虛鳴掩飾耳目然猶揮手搖頭示諭賊退乃發於是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令晉王代王左右席地而坐降闖杜勳侍其下因請入城見駕乃縋而上備述犯上不道語并請遜位上怒叱之內侍請留勳上以晉代二王在彼留之則不免乃縱之出復縋而下勳語守璫

王則堯曰吾輩須見幾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於宣府詔賜祭贈司監蔭侄錦衣立祠旌表至是始知其從賊爲逆上大愧恨

崇禎十七年三月丙申大風霾晝晦南京孝陵夜哭賊自柳溝至居庸關抵京城郡縣望風瓦解忽得偽將軍檄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三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須臾賊大至方叔過蘆溝橋俄報攻平則彰義門矣門外三大營皆潰降凡火車巨砲蒺藜鹿角悉爲賊有

丙午巳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直馳羽下汗浹沾

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因訴守禦無人大事已去慟哭而去巾刻彰義門破李賊大隊擁入上召閣臣問曰卿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衆皆莫之對是夕上不能寢秉燭巡行內城又傳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及李國楨安在答曰營兵已散國楨不知下落皇上宜急走言罷即出呼之不應上乃登萬壽山遙望烽火燭天徘徊彌時回乾清宮遂萌自經之志

三月十八夜將曉上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大書衣襟曰朕雖德薄上干天咎然亦諸臣誤我朕死無面目見我祖宗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遂自縊上披

髮御藍袍跣左足右朱履先是大內有秘室鎖鑰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啟至是事急啟之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帝肖上寫身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與今無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傲雪城陷賊騎塞巷投矢於地令人持歸插門上閉戶者免死於是俱書順民二字賊經象房橋群象哀鳴淚下如雨

明孝宗時邪智以敢言爲劉吉所嫉譖下詔獄智身視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出挑因作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非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又辭[illegible]

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孫臣萬死更何悲竟坐妖言罪死得王恕力諫因改論

正德中流賊趙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劉六等攻掠文安璲攜家屬避賊賊劫其妻欲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因爲衆擒六愛其驍勇誘之降遂爲盜分掠河南山東諸郡過灤馬中錫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安解散若聽撫時待以不死六等感激到處亦不殺劫與弟劉七來謁中錫開誠勸論亦有降意七曰今日朝中是誰做主馬都堂豈能踐言乃遣使入至京探中書消息全無招降意又以所擄金貲賄璫赴潛寄饋權倖求赦亦復不得遂聚衆數萬大肆猖惡中錫係獄

賊縣人賊至戒令勿焚劫馬都院家房屋財物且遣黨護其宅眷由是謗語頓騰謂中錫恐害私家玩寇養姦殃民誤國主者錦衣官校捕逮下獄中錫書生不耐刑辱憤死於獄

嘉靖十二年編修楊名上疏論汪鋐郭勛帝怒收繫拷訊命究主使之人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汪郭謂即指使之尤詔帝併逮繫之各戍邊宗明降調外任

嘉靖中嚴嵩用事總兵仇鸞以被曾銑所劾乃賂嵩爲謀嵩遂論銑擅啟邊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逮銑即訊鸞遂訐銑尅減軍糧侵兌亞罪倡復河套圖謀自解法司從迎嵩意遂擬銑死非所惡市妻子流三千里銑以廉介家無餘貲

妻孥狼狽吏部聞淵亦希嵩旨竟坐言變通曾銑罪不容追律死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竟斬言於市天下冤之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姦貪逆法十大罪繫獄拷訊編管爲民兵部員外楊繼盛復疏嵩父子顓權悞國十大罪命廷杖一百血肉分起復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坐以詐傳親王令旨律擬未幾會讞京獄大辟因詔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肯而嵩因以繼盛名竄入遂同處斬繼盛請朝審口吟曰風吹柳絮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厭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

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叉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繼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爲嵩沮抑不得上達憤恨自刎死
海寇汪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艘蔽海而南自台
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太倉上海
松江嘉興等處皆遭荼毒又有倭寇來自漳泉流遍南浙州郡
特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告祭海神偵察賊情至松江會狼山軍
方應調至稍有斬獲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戰敗文
華固急督戰與擄敗爲功總督張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
攻庶保萬全文華力趣經不聽遂銜恨因劾奏經玩寇殃民之

罪而遷不知既而倭寇四千餘人自拓林入犯嘉興總督乃遣參
將盧鏜等水陸並進大敗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沙湖攻其
前錢率保靖兵躡其後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千外餘賊
復退歸拓林自倭來用兵未有如此克捷者奈文華之疏已先
上達嵩文飾爲票擬遣校逮治竟坐以失機論死經王疏力辯
悉爲嵩格寘不報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曰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爲內
璫邏者所持劉扑五板李扑十五板李歸寓忿懣遂絕時省元
趙穀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余爲之浩歎夫犯夜不爲無罪而
君自反不縮何妨引咎爲解即事勢相激至不可解亦宜告以

朝廷命官非奉旨不得辱即告之不從一時莫可誰何厥明亦
宜痛哭號呼明告皇上曰臣誠有罪叨忝備侍從畢竟與凡庶
不同一刑餘耳安得不奉上旨而擅辱天子侍從之臣臣不足
惜如辱朝廷何惟明主可與忠言未必無所感動也即終不白
亦宜死闕下以昭示炯戒而竟泯泯死豈不悲哉嗟乎死者已
矣不死者何顏自立若省元之以痛友而殉亦烈士也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諷蕭振劾大中罷之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方與羣妾踞
地鬥蟋蟀狎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投

聚珍異玩置其上日一登賞有言邊事者輒加罪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語上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卽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遣愁集卷十四

一集莫須有

以是稱公先生烏有若隱若現或可或否壺內有天橘中有叟以意逆之十居八九集莫須有

唐韓退之愈少時夢人以丹篆一卷强之使吞傍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猶如物噎自是文章日進後見孟郊乃夢中之傍笑者因遂與定交焉

陳季卿舉進士客於長安青龍寺十年偃終南有老翁至以寰瀛圖挂壁間季卿尋至江南路數日安得自此而歸翁笑曰無難也乃折竹葉爲舟置圖上渭水中囑云注目於斯季卿熟視

俄見其舟漸大遂戲登舟順風揚帆不旬日果至家 不知可曾轉來否

費長房成仙日拔宅上昇雞犬皆飛去至半天謂鼠不淨且性 一承有志凡人不知也

險險推而下之鼠乃自悔每日三吐其腸以求潔 或謂許眞君遜事莚陽縣

有拖腸鼠

晉景公疾甚求醫於秦秦使醫緩視之未至公夢二豎子議曰彼良醫也來懼傷我焉且暫避一日無恐居其膏之上肓之下將若我何及至曰疾不可爲也病在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能至焉公大嘆服未幾果不治 膏肓穴在背之上頭骨之下故藥力不到

唐李賀善文詞將死有緋衣人駕赤虬至謂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公爲文須逆往夫上差樂不苦也

天下煩樂地下不苦只中間做人難耳緋衣神亦理會得矣
晉王質樵柴至信安石室中見二老對坐圍棊質旁立觀之乃與一物狀如棗核含之遂不飢渴看局未終回視斧柯已爛急趨歸家中已歷二代故人父老無復有存焉者迄今有爛柯山在
巴卭人家有橘霜後盡收餘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因剖開每橘中有二叟鬚髮皤然相對奕棊身約尺許談笑自若一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耳一曰僕饑虛矣須龍肝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草一根削食之隨削隨長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老共乘之須臾足下雲生風雨晦冥不知所終

宋歐陽修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頭一夕夢一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御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簾將取文入格者常覺坐後有一朱衣人點頭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故俗語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後出場復夢前神將原眼來換追既閱所取文俱不愜意此神好不尖酸何不以慧眼換人俗眼使古來試官不致瞞中摸索也予每不信此等事獨是先夫子緑川公寓杭避雪嵊所曾為余言已丙鄉闈時已二鼓偶閱一卷起句便不愜意將筆一抹忽怪風驟起卷幡盡開燭為之滅疑而就寢卷在桌上明晨起視夜來所劃了無墨痕殊以為異遂拔薦末

卷及榜發乃係淮安府學許致和也渴欲一見以詢其有何陰騭不意竟下遇晤復囑予京闈若會須致其來予至京力訪之始得一面備述老師相慕之情何不過暇一會許亦不甚寂寞許兄云承老師提拔理宜晉謁但家貧遠來多所未便且反有累照拂彭達有命可不必也看其人年可五外家似寒素人約恬淡安分之士嗣後終不果來予亦不能再會晤間常道其事深訝其奇以此觀之場屋中實有鬼神作主以默司予奪之權不可不信也

宋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覺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問去何許久曰天門放春榜觀者

騈道以故稽留因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黑傍註一字遠不可辨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

宋咸平間關中苦旱有沙門善祈法者求蜥蜴數十置甕中令童男女各執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歸去祝畢果風雨大作

唐李德裕罷相歸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翫中有醒石尤其所寶愛（醒酒石有詩人羨）醉或臥之逾時便醒

唐玄宗元夕謂仙師葉法善曰四方之盛何處極麗對曰無如廣陵上曰安能至彼遊乎對曰易也因呼氣一口俄而虹現如橋超於殿前請上同登共趨廣陵樂官數十隨行頃刻至[illegible]只見

士女皆仰望雲端指爲神仙出現乃請勅伶人奏霓裳羽衣之曲同玩而歸帝猶疑爲幻術後數日廣陵守果奏其事

天河之東有織女星乃天帝之女機杼勞役容不暇理帝憐其獨處令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婿自女工竟廢帝怒責令仍歸河東後女思其夫着烏鵲塡橋以渡并命附言每月逢七則往會焉鵲乃誤傳爲七月七日一年一會遂爲定例云

唐竇太后小時頭禿不爲人齒遇七夕例看織女渡河謂之乞巧家人獨不許其出戶俄有神光照室自此髮生姿容絕麗

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門進見曰吾乃太乙之精也因吹杖端光焰以照向所以後世稱人讀書

爲太乙分輝

唐時中書省門外有古槐一本垂蔭至廣若深夜樹上有絲竹之聲則省中郎即有入相者時謂之聲音木又名催相樹

陳玄英一名玄奘將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見釋迦如來求取三藏眞經所居靈巖寺有小松一株臨行以手摩其頂祝曰吾去西面佛汝應西向及往枝果指西後長至數丈一年枝忽轉東弟子衆曰師將回矣乃出迎闕外果得白馬駝經以還

漢成帝好神仙起建招靈閣成忽有二神人降各留玉釵一枝上以賜趙婕妤至元鳳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竊之明旦發視匣中惟見白燕一雙升天而去因名之爲玉燕釵

恐同[illegible]化乎

唐懿宗時拘弭國貢消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行於洪水之上帝甚珍之後化為龍去

青蚨似蟬而稍大生子不相離生於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即飛來若以子母血各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其一輒得飛歸循環不已流轉無窮故後人稱錢為青蚨本此

世間那得有此即有此亦是欺心害人之物公道所不取純陽呂祖點鐵成金尚恐悞人於五百年之後况旋用旋歸乎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以千日酒飲之歸而大醉家人以為死埋之後酒家計日往視令開其棺劉醉始醒欠身而起

陳希夷一睡八百年想吃了中山千杯酒

杜詩有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

葉法真有道術一日與劉士會飲忽有人自稱麴生秀才逕入末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常人潛以劍飛擊之應手隨地看之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甚佳同列笑曰麴生味固不可忘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流水中得胡麻飯屑一杯相謂曰想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而進見二美女迎曰相候已久郎君來何暮耶遂邀至家待以胡麻飯山龍脯結爲夫婦逾月
歸則歸矣○但未知曾復去否○
因思家告歸于孫已歷七世矣

桃源在浙之武陵山中一人捕魚見水中有桃花片流出乃循波而上至一所遍地皆植桃花人皆鶴髮童顏別居一洞天問
[illegible]
之曰秦政酷虐逃避至此煞者歸後復尋其地竟迷失路徑不

可再往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旨宗虛無尙寂滅貴慈悲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謂之因果於是中國始傳其法繪像圖形以示中外道教之盛亦自帝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而飛升天際聞空中神語云聖壽延長群臣表賀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於宮中出蟠桃七枚自啗其二以五枚與帝帝食之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非凡間可植迴顧東方朔曰桃熟三番此兒已三偷矣

周穆王時集方士於春霄宮西王母乘輦而來與王帳交命進
萬歲冰桃千年雪藕及龍膾鳳脯之屬
傳先生入焦山遇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許云穿此
當得道傳受命日夜鑽之經四十七年石始穿遂得仙丹升天
而去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咒詛法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
召試之澄取盂盛水燒香咒畢須臾盂中生青蓮花值勒有愛
子暴死乃取楊枝染水灑而祝之果遂蘇
此術果有之乎抑勒子不應死而得此異人乎顧安得此僧
聖僧常住世間普救一切短命衆生各得長壽豈非大快活

事

佛初祖大葉迦尊者二十八代至達摩於梁武天通元年始入中國是為東土初祖至後漢明帝時留居而逝遂葬之後三載魏宋雲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持隻履翩翩而去問師何往曰歸西天去及抵闕進告帝不之信起發視之惟一履存焉

梁有僧講經常有一叟聽講問其姓氏乃潭中老龍也云歲旱得閑故來聽法曰曷不救之曰帝封江湖不能擅動無由得水僧曰硯池有水可試形手曰可乃乾硯而去是夕果大雨水皆黑色

黑水救旱乃大妙事只怕人吃在肚裡都要變了黑肚腸条

何余曰恐就不吃緊來也未必盡白一笑

天寶間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月中遊乎因取桂枝擲之空中忽成大橋色如白金引上登三十餘里遂至月宮匾曰廣寒清虛之府有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庭上遂寫宮中姮娥若恩若顯按板輕歌酣韻悠然帝問何曲答曰霓裳羽衣也

遣愁集卷十四

一集豈偶然

緣由前定事屬素期天作之合人不能違或得之蚤或遘之遲一咏一飲莫出範圍集豈偶然

唐韋固旅次宋城夜間行遇一老人倚囊坐赤繩向月下檢書固問之答曰此天下婚姻牘也此繩繫男女之足雖讐家異域終不可易固又問以我姻緣當在何所曰爾妻乃店北賣菜陳嫗女也年甫三歲翌日往探果見一嫗抱歲餘幼女坐於簷下心雖異之但以其年幼家寒意中傷之必另得佳偶遂乘間刺之誤中其眉後十四年湘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姿容極麗眉間常

貼花鈿遍詢其故女曰妾乃郡守之姪女也父卒於宋城稱祿時乳母鬻蔬以食常抱於肆爲賊傷者因痕尚在故以翠鈿飾之耳宋城令聞其事乃匾其店名爲定婚店

唐于祐步禁衢見御溝流一紅葉有詩云慇懃寄紅葉好去到人間乃宮人韓夫人所題祐拾之亦題一葉放之上流云曾聞紅葉題幽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恰又韓夫人拾得後帝出宮女韓詠作伐嫁于祐韓氏見所題紅葉大驚曰天下事豈偶然哉遂出所拾以示祐詠曰今可作一詩謝媒夫人乃笑吟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情極素懷今日結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

晉陶侃將葬父家忽失一牛不知所在往尋之路遇一老人曰前岡牛眠處若葬應位極人臣侃從之果見牛眠一所遂卜葬焉後果驗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常曰吾死可卽葬於此家人從其言及爲穴乃係古塚未葬中有一燈臺火尚未息上有漆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須待沈彬來

觀此則知福地留於善人天下事海非偶然今人大愚大痴妄信堪輿反致久淹親柩驅竟後來果盡富貴否果皆子孫繁衍否果能長保百年否闕此可當淸夜鐘聲矣

晉嵇康字叔夜嘗遊洛西暮宿華亭夜分有客詣之稱爲故人

索琴彈之爲廣陵散遂以授康仍誓不傳於人康嘗曰但飲濁酒一杯彈古琴一曲我事畢矣

漢鄧通爲文帝弄臣有相者曰富當敵國但後須餓死帝聞之曰能富通者權在朕耳彼何由得貧於是賜通銅山使得自鑄（此是餓死之根）錢布行天下家日以富景帝即位有罪繫獄絕其食卒至餓死

院妓柳金南才色適出流輩年二十有四偶賦一詞云小姿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杆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行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翌軫鬭者稱絕是年遂卒人以爲詩讖

漢王承範謀誅大臣郭威等率兵拒命因出勞軍爲亂兵所殺

馮道師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自迎春門入趣居太后請立嗣君會遼主入寇隨命威擊之甫至澶州將士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裂黄旗以被威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贇爲淮陰郡公乃立威監國

建炎元年元祐孟后降手詔布告中外俾康王傳嗣位其畧曰歴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乃受命即位於應天府

宋太祖趙匡徹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長

而器度豁如仕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特命匡胤代之中外遂有推戴之意

身上黃袍豈一時驟辦袖中禪詔料平日宿成以此觀之則囊中尺木亦是魚腹帛書耳獨是以趙代張未必非天心有屬不知卽此一事或者亦是人謀做就也未可知

宋道君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並六宮之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遂獲免

宋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重事者止四人文彥博王旦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當世

咸羨以為榮

北漢遼金入寇結連為變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禁師禦之發汴京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久之苗訓善觀天文指示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指揮使高懷德等相與謀立匡胤為帝夜五鼓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天子幼弱諸將無主願奉冊太尉匡胤尚臥驚起披衣黃袍已加身（這是幾時驚詐）矣眾即羅拜呼萬歲匡胤乃戴甲攬轡誓約皆下馬受命擁迴還汴時登朝未罷聞變百官星散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就廷北面拜受乃升殿即位華山隱士陳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太祖如西京拜安陵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至有泣下者因欲留都洛陽晉王光義叩頭切諫乃還東京

宋魏公韓琦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州治聲光並著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日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

宋劉幾累爲怪異之語程試累爲第一時翕然相習成風歐陽修深惡之有舉人論云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修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云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別日賜以紅勒帛後數年公爲御[illegible]考官試堯舜性仁賦及唱名第一又復劉

易名爲燀公滌愕然其年因王司農火山軍當作狀元故以燀爲首選

可見功名出處自有定數强之不能拒之不得人何用避忌哉

劉侯繼圖偶倚大慈寺樓閑玩忽見風飄一梧葉至拾而視之上有詩云拭翠斂蛾眉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三年侯卜婚任氏乃即係題葉者

御溝紅葉水作媒頭大慈桐葉風爲引線赤繩一繫天公作良媒月下老人爲撮合今人不明理而乃信之卜筮諫之是

衛豈不混帳不要說好姻緣固係天定即惡姻緣亦定非偶然也

周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爲侯八歲入相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旣貴如公言又何至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紋雖頭爲騰蛇入口乃餓死之相也後犯罪卒餓死於獄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乃與一老僧擁爐坐熟視若水以火筯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乃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爽謂可成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但能作公卿耳後若水官至樞密四十即致仕老僧乃麻衣道人也

富貴貧賤夭壽窮通有一定之數即有一定之相人自看不出且亦守不定所以勤强經營徒滋勞擾耳閱此可爲猛醒然此不過論其常理至若挽回造化好歹猶在人功不可一律限

歐陽修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一馬隻耳後予除峽州判予亦授夷陵令一日同至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可見事皆前定洵非偶然因相視大驚

宋蔣洪守莊玉山知貢舉有一契友屢黜於禮部困不得志乃約其會試與密賜古詩寄語之日子於易義首中用三古字當相

識拔其人喜慼後果得一卷合格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私竊怪之後友來聽玉山怒責其漏洩其友矢云其實暴疾不能入試何敢相負玉山終疑未幾用古字者詣謁因叩其故其人云茲事甚怪不敢隱諱某來就選假病於富陽僧舍與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滿詢之僧曰此官宦女也殯此十年眷無骨肉來問因惻然憫之是夕夢一女子告曰官人赴試可於頭場詞中連用古字三必登高第但勿相忘使妾骨骸得入土為幸既覺驚異遂用其言果得前茅未審何故近已瘞其女矣玉山點頭爲歎可見功名富貴自有定分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鬼神洞知良可畏也

此女非有敗行們命不該中以致此女得以轉投況此生有此一念必甚平日亦是奸詐之人故借此以懲報未可知也

但由此看來可知疑棺必該速葬俗言入土爲安又云死人見土如見金今人乃將父母骸骨多年暴露此心何忍何安

秦樗里子惠王異母弟將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百年後當有天子宮殿夾我墓左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人稱爲智囊

宋徽宗朝蔡京久在相位盜王國柄中外怨嫉見張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以爲尚書左僕射時方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大雨帝喜得人因大書商霖二

宇賜之

宋寧宗有疾史彌遠遣楊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楊之姪谷何姪石谷、石并遣一夜）可谷石一夜七往返乃矯詔立沂王竑子貴誠爲皇太子即與莒也復更名昀帝崩遂即位

明太祖生陳太后夢神餽藥吞之有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室中嘗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輒不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禱之一僧語曰夜子時食矣謝之忽不見夜半果食少苦多病年十七值時疫父母三兄皆歿乃托身皇覺寺爲僧每多異徵及僧散祝伽藍卜筶得吉遂入濠隸焉定遠人郭子興大奇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即

高后也

陳友諒陷太平花雲被執奮身大呼縛盡絕奪刀連殺數人乃射死之妻以三歲兒屬侍女孫氏擕之逃赴水死孫逃漢兵擄之河附斷木入蘆渚偶有蓮實取其哺凡七日不死忽逢雷老背之達上所孫抱兒泣拜上即抱置膝亦泣曰此將種也畀雷撫之命賜雷老衣帛忽不見衆驚爲神

元始祖嘗以曆數詢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足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亡明太祖亦以問劉伯溫對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同休太祖大喜迨後萬曆天啓以迄崇禎遂亡

文皇將舉兵因托病佯狂燒臥大暑圍爐搖顫呼寒行必倚杖及事起紿昺貴入宮縛之遂擲杖起曰我何病特爲姦臣所逼耳後李景隆會郭英進兵眞定燕王三易馬三被鎗持劍奮擊劍忽缺折馬稍卻指揮瞿能幾刺及之燕王急走隄登高佯麾若招呼狀衆疑有伏乃不敢追會旋風驟起揚沙蔽日因得遁去

程濟朝邑人起明經好術數建文擢爲編修充軍師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序功而濟獨夜往泣祭及文皇見碑大怒命鎚文來校名行族濟名獨沒斷處得免後文皇入京上倉惶不知所出濟勸祝髮出亡可免方急時一內官捧太祖遺篋謂劉誠意所

授告曰異受命要大難始發發得髡鍇及度牒僧衣濟曰此天數可奈何立召王鉞爲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傳言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亾至正統庚申出滇南入蜀往來兩廣雲貴諸寺至是還滇語僧曰我建文也僧說白官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衆叩所欲曰願骸骨歸鄉耳聞於朝乘傳至京寓大興隆寺命經侍老宦吳亮往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頓云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鵞遺庋肉於地汝匍作犬俯伏餂之豈遂忘之亮哭不敢仰視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方建文遜國一時遜行者則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等四十餘人佯狂避世者則有雪菴和尚雲門僧河西傭補鍋匠賣菜傭

秉翊樵夫等輩

正德時流賊作亂文安縣有巨河一日水忽僵立風色寒厲凍結爲柱當圍俱四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賊過民入柱避賴以活者數萬計

天欲活此數萬人有何難處而必須此冰柱爲藏身地耶可知天難佼得至原要人去湊他的故曰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不有以也夫

唐卜者胡蘆生雖甚驗李藩嘗問以終身生云是紗籠中人也及詢所由不復肯言後過一異僧言凡爲宰相者冥司必先以紗籠護之恐爲塵擾藩默喜後果爲相

儕時一生甚貧居濟官庫因穴入取錢有神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生訪至鐵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鍛生與乞票支錢五百貫公怒曰安得錢償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笑而從書與之生持至庫神驗給發將帖繫梁上後公立功榮歸勅賜錢一庫閱簿查核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手書異而釋之

一士人從館歸見貧民夫婦赴水詢之乃負償被迫者傾貲與之及抵家因述於婦婦曰何不以修儀剔其丞士曰已付之矣妻欣然除夕無所治具乃備蝦酒和以糟戲占云紅蝦糟汁煮猪酒水來涉夜夢至瓊樓有聯云門臨金鎖鎖簾捲玉鉤鉤覺

而記於牲明春將卜葬爲地師覓穴見一鹿臥處師曰此爲金鎖玉鈎形大吉地也士憶夢語方欲詢訪適前民至相見甚歡叩所以乃鹿眠之地即民業也遂至家厚款即書契以獻士奉之後果大發世代簪纓不絕

唐杜鵬舉父夢至一所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名列其上杜問云有杜家兒否守者曰有任自看之裡來但記得杜姓下乃鳥字偏傍而忘其字因名其子爲鵬舉孫名鴻漸果皆入相